# 小李飞绳

（１）初入京城

话说当今圣上昏庸无道，沈迷淫乐。更有甚者，他对正常的男女之欢已觉厌烦，偏偏喜欢一些变态奇怪的玩法。

二十年前为了选出所谓的「禦前调教师」，竟举国寻找此类能人同好，最后共有五人进入最后的决战。这场史无先

例的淫虐大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方才分出胜负。此五人被皇上钦点为「东绳西鞭南环北蜡中神棍」，最后技高一筹

的天机神棍老人也当上了「禦前调教师」。

二十年来，皇上的纵欲过度最终导致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他也深知自己命不久已，便想从自己的众多王子中挑

选一个作接班人。可笑的是，色心不改的皇上竟然想了一个荒谬的方法来找太子：在半年后举办一个「天下第一调

教大会」，哪个王子手下的调教师能技压群雄，就能为他的主人博得太子之位。

要知因为皇上爱好淫乐，朝中的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便投其所好，也在府中养着调教师，培养出优秀的女孩来

孝敬皇上，久而久之竟形成风气，最后自上而下，全国的淫风越刮越盛。

而每个高干子弟高价任用调教师，从民间大肆搜刮美女享用，互相攀比，礼尚往来等等，也都是心照不宣的事

实。

远在东海之边的一个小院里，一对父子正对着大海出神。

良久，父亲问道：「为什么海是蓝的？」

儿子笑了笑，道：「因为海是天的镜子，天是蓝的，所以海也是蓝的。」

「为什么天是蓝的？」

「因为天是人心的镜子，人心平静如水，反应到天上，所以天也是蓝的。」

父亲似乎很满意儿子的答案，说道：「明天你可以正式出去闯荡江湖了。」

儿子兴高采烈的去准备了，父亲却望向远处，慢慢走来一个中年美妇，正是他的妻子。中年美妇幽幽的问道：

「你要去参加那个大会？」

父亲笑了一笑，笑中却有着一股坚定，「我一定要阻止他们的计划！」

「可是你已经这么久没……」

「所以我让儿子离开，这半年里我要加紧练习，还需要你的配合。」

中年美妇脸一红，牙齿紧咬着嘴唇，她也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虽然不太愿意，但还是默然接受了。

「便宜了你」中年美妇最后说道，挽着丈夫的手进了屋中。

十几天后，在京城最热闹的大酒楼里，几个江湖汉子正在激烈的讨论着谁将是「天下第一调教大会」的胜者。

「照我看，获胜得一定是大王子，他的调教师可是大名鼎鼎的『南环』上官金环，这两年来上官金环的金环殿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我看未必，二王子的调教师『北蜡』夏无情的点蜡台这两年的声势隐隐有超越金环殿之势。」

「不要小看『西鞭』息无泪，虽然是一届女流，但当年也是五大调教高手之一。她的神鞭帮这两年在西部绝对

是呼风唤雨。有他帮三王子撑腰，也未必没有胜算。」

「只有一个四王子是没有希望的，昔日五大高手中神棍正陪伴当今圣上，另三个也都被其他王子录用，他最多

只能找些后起之秀了。」

旁边桌子上正在喝酒的少年忽然岔口道：「不是还有东绳了吗？」

「你说东绳？他在二十年前五大调教高手比拼之后就在江湖上消失了，连人都找不到，还比什么？」

少年笑了笑，低头不语。

当夥计来收拾桌子时，惊讶的发现桌上的一首诗：惜东绳西鞭略输文采，南环北蜡稍逊风骚，天机老人中神棍，

只知低头练宫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小李飞绳！

夥计吓得连忙把桌上的字迹擦乾净，按歎现在的年轻人真够狂妄，这五个人的坏话都敢说。

李琛笑着从酒馆出来，他的确是年少轻狂。听到这么多人在议论什么东绳西鞭南环北蜡中神棍，这些人他一个

都不瞭解。那个东绳很厉害吗？我看还比不上我爹那。说不定连我小李飞绳都比不上。

李琛有理由自信，他从小就受到父亲严格的绳艺训练，不过他捆的不是女人，而是各种动物。上至天上的老鹰，

下至水中的游鱼，他都能准确无误的把他们绑起来，曾经有一只老虎肆虐邻近的村子，他二话没说就到了树林中，

把那个老虎七逮七纵，最后那个老虎看到他既不敢进攻，又不敢逃—- 逃也逃不了。自此以后，小李飞绳的名号就

悄然在村中传开。李琛觉得这外号很不错，就拿来己用了。

不过在京城中，没有人知道小李飞绳是谁。因为他今天才来到京城。

李琛随便逛着，不知不觉却停留在一个围墙边，墙内似乎是某个达官贵人的府第，从中不断的传出一群年轻少

女的嬉笑声。他顿时动了好奇心，一越跳上了旁边的树。举目望去，原来是一个管家小姐和她的丫环们在嬉笑打闹。

仔细倾听，那管家小姐的声音温婉轻柔，恬美娇嫩，顿时把周边众女比了下去。这女孩声音好听，长的不知道

又如何？李琛正心里嘀咕，那女孩忽然转向了他所在的方向。

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她像一朵花。

花香很幽。

一种嫺静的幽。

香味里还十分的优。

一种柔雅的优美。

香气却酝酿着优。

李琛癡了、呆了，他被眼前的女孩吸引住了。

就在这时，空气中却传来一股刺耳的叫声，立刻把他从无限的遐想中拉了回来。

「好个不知廉耻的色鬼，竟然敢偷看我家小姐，众家丁给我用乱棒狠狠的打。」

一个满身肥肉的大妈率领了一帮家丁沖了出来。

李琛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正想转身溜之大吉，旁边的一个墙角却钻出个人影。

那人影飞快的跑了几步，就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树上的兄弟，帮帮忙吧，同是天涯窥芳人啊」那人眼看逃跑无望，忽然对着李琛所在的大树叫道。

李琛知道自己被脱下了水，想不帮忙也不行了。

众人只看见眼前一闪，那人竟忽然往树上飞去。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李琛已带着那人循树而逃。

小巷旁，李琛放下了那人。

「你真厉害，轻功竟然这么好，你是用绳子把我救上树的？」那人也不过２０不到的年纪，和李琛正好年龄相

仿。

「是的。」

「你很精通绳艺吗？」那人问道。

「是啊。」

「原来你是调教师啊！」那人立刻一副崇拜的表情。要知道，在当时调教师可是一份很热门的专业。

「调教师是干什么的？」李琛好奇的问道。

「不会吧，你连这都不知道？」那人用很惊奇的语气说，「调教师就是用来训练女人更好的服侍男人的职业阿。

他们需要会各种方法，比如说用绳子捆绑女人……」

「我只绑过动物，没绑过女人。」

「以你这么好的身手，不当调教师太可惜了，我来教你吧。」

「这……」李琛犹豫着。

「那你先跟着我到处看看，等你相通了再学也不迟。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李琛。」

「我叫小淫虫」那人说到。

小淫虫？天底下竟然有人会有这样的名字？李琛想想自己到京城来暂时还没什么事做，不如跟着看看调教师是

干什么的。

「对了，今天你我都在偷看的是兵部尚书的女儿，名叫水晶，她可是公认的官家小姐中最漂亮的一个！你真是

有眼光。」

水晶，在当时是一种名贵的材料，但比起那个可人儿来，真正的水晶也会黯然失色。

（２）淫虐宝典

当晚，李琛被小淫虫拉到了又一个府第，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柴房，两人躲在了一个墙边的木板之后，木板上有

几个小洞。

小淫虫说：「呆会有好戏看了！」

不久，一个打杂的夥计和一个小家碧玉的小姐偷偷摸摸的跑了进来。

一进这门，小夥子神态就变了，变得一副很威严的样子。他想都不想，便给了那个小姐一个清脆的耳光。

「贱人，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竟然说这院落打扫得不乾净，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的工作吗？」

这打杂的小夥计不知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家的小姐迷上了被他虐待，两人经常在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小淫虫

在此已偷看了好几回了。今天他正是要让李琛见见世面。

李琛想这打杂的小夥怎么如此胆大，那小姐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不料，那小姐竟然低声下气的说：「女奴错了，请主人原谅。」

女奴？她不是小姐吗？那个夥计又怎么成了主人了？李琛一肚子的疑惑。

小淫虫示意他耐心的看下去。

那小夥又说：「原谅？看来不给你点惩罚，你是不会记住的。」

那小姐一幅楚楚可怜的样子，却好像万分期待的说道：「请主人惩罚女奴。」

那小夥一脸冷漠，说道：「你忘了怎么打招呼了吗？」

李琛擡头一看，只见小姐红着脸站起，手微微发抖的解下衣物，不一会一个晶莹剔透的赤裸娇驱出现在他的眼

前，他不由得傻傻的看着眼前美丽的玉体。要知道，从小到大他还没看到过女人的裸体。他感到身体正热血沸腾，

下部的某个地方正「异军突起」。

他看了看小淫虫，他竟然把自己的话儿拿了出来前后拨弄！

不过他的定力十分的好，这是由於他自小被父亲教会正宗的内功心法的缘故。

小姐害羞的用双手遮住丰满的胸部及下部。

夥计一声冷笑，「又不是第一次了，还装什么纯情少女。把手拿开，把两脚分开！」

小姐满脸涨红，却依言放下了自己的手，又把两腿分开了稍许。

夜黑。

月白。

丰满的乳房更白。

诱人的百花丛更黑。

乳房上鲜艳的两点鲜红，更是醒目。

李琛现在才知道，女人的身体才是构成色彩的最佳要素。

夥计说道：「跪下，上身挺直，头擡高。」

小姐柔顺的照着指示像是一条母狗般的跪在夥计面前，感觉到这个姿势屈辱的含意，她的小脸羞得红通通的。

夥计拿起桌上的狗项圈给小姐戴上。项圈上的铁链的一端握在他的手里。

（ＰＳ。那时候有没有给狗戴的项圈我不知道，但技术上应该可以做到。大家就当有吧）

夥计站到稍远处用力拉了拉，小姐被铁链扯的往李琛这爬了几步，脸上的红晕更盛，李琛当时并不会注意是否

会被人发觉，因为他注意到小姐的蜜穴已经泛出水光。

「好，现在先像狗一样爬几圈！」夥计又发命令。

小姐往前爬了几步。夥计拿起桌上的鞭子往小姐雪白的隆臀就是一鞭，一道鲜红的鞭痕出现在雪白的屁股上。

「你忘了爬的时候一定要摇屁股的吗？」

说完又是一鞭，小姐连忙往前爬去，一边爬一边扭动屁股。这小姐绝对想不到，她如此淫荡的画面这被两个局

外人所欣赏。

夥计就这样一边用铁链控制小姐的方向，一边用皮鞭抽打她，小楼内不断的传出鞭打声及小姐的哀叫声，每一

下的鞭打轻重不一，其中有几鞭甚至还溜过股间打在她柔软的蜜穴上。

李琛正奇怪这小夥怎么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到后来才发现那小姐在鞭打中反而慢慢扭动屁股来迎合，发出的

声音也不再是惊讶痛苦的哀叫，而是舒服的呻吟。原来这小姐喜欢被鞭打！

夥计显然对小姐身上的敏感处非常熟悉，鞭子都往那招呼，有时还会改用戳刺的方式攻击她的蜜穴及小巧的菊

蕾，房中顿时浪叫不断。

绕着房间爬了几圈后，小姐的身上已经是香汗淋漓而且娇喘不断。夥计将小姐拉到身前，一把把她推倒在地，

又举起手中鞭子，用力的抽打起来，乳房、屁股、大腿、手臂无一倖免，打得小姐不断尖叫，「啊、痛、痛啊、不

要、不要打了、求求你不要打了、不要、啊、啊、啊！」不过她嘴里不断哀嚎，但身体却拼命的扭动迎合鞭打。

一鞭抽在小姐的密穴，她突然大声的尖叫一声，跟着身体一阵抖动，一股金色的液体自她的蜜穴喷洒而出。

小姐一脸茫然的任由尿液在她的身下积成一滩，但李琛却看到她的眼神带有一种满足感。

「真是个浪货。」夥计不忘在言语上羞辱小姐。

小姐一副癡迷的样子，双眼盯着夥计的肉棒，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姐涨红了脸，鼓足了勇气小声的说道：「主人，奴、奴婢要……」

「要什么呀？」

「要、要、要主人的肉棒」小姐的小脸像火烧般通红。

夥计躺下道：「自己动作吧。」

「是，谢谢主人。」

小姐移到夥计的上方，双手小心的扶着他的肉棒对正自己的蜜穴，慢慢的坐下。

小姐的身体慢慢的动作起来，上下的套弄夥计的肉棒，当渐渐习惯后，她的动作便激烈起来，原本一直压抑的

声音，也再也压抑不住的脱口而出。

小姐的叫声一次比一次大，李琛听的也越来越心潮澎湃，看到身边的小淫虫一边看一边不断加速的套弄自己的

肉棒，不一会儿木板上就流下了白色的精液。

想到怪不得这块木板斑斑痕迹，原来……

李琛原本快把迟不住了，但看到小淫虫的手淫灵台倒清醒了过来，那边也完事了。只剩下小姐软弱无力的躺在

地板上。

李琛和小淫虫不知不觉的离开了官家府第。

「如何，今天的调教只是业余的水准，比起东绳西鞭南环北蜡中神棍这五大高手来要差远了。你有没有兴趣学

啊？」

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在看到这种淫荡的画面后会不感兴趣的。李琛是一个很正常的男人。所以他当然有兴趣学。

小淫虫从怀中拿出一本厚厚的书，十分宝贝的交给李琛：「这可是我五年来的心血啊！你千万别弄丢了！」

李琛一看书名，《淫虐宝典》映入眼前。随手翻开目录，这本书分为绳、鞭、蜡、环、棍、奴、杂等七部。再

往后看，每一部都有文字说明和插图，更有甚者，他竟然把自己的偷窥所看到的情景作为实例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

像刚才的那一幕便名为「韩家小姐喜被虐夥计有幸享春福」，这本书如果流传开来，真不知里面的那些主人公们会

如何自处？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做个调教师那？」

「这需要天分的，你的武功，绳艺都很好，但最重要的是你具有当调教师最关键的一点：定力好。没有人会希

望自己的调教师和自己的女人发生关系的，调教师的职责只是调教，不能发生关系，这一点我看你做的到。」

李琛这才明白刚才小淫虫也在试探自己。不过，如果真的碰到一个让他心动的女孩，他忍的住吗？

（３）风云际会遇水晶

李琛坐在水晶府外的树上，看着水晶和她的丫环们打闹。在这一个月来，他已经把《淫虐宝典》上的内容都通

读了一遍。小淫虫真是色情文学的绝代天才，几乎所有的内容都能由潜入深，化繁为简。《淫虐宝典》绝对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色情巨着。不过李琛在这个月里，每天的下午仍会到这里来看水晶。

学习《淫虐宝典》、和小淫虫一起偷窥带给他身体上的享受。在这里默默的注视水晶，关注她的一颦一笑是他

的精神享受。不，应该说是他的精神鸦片。他已不敢想象有一天看不到水晶他会怎样。

不过他马上不再天马行空的遐想了，那个管家的肥婆走了过来。

李琛正想溜之大吉，却听到那肥婆说，「小姐今夜亭台楼阁有请。」

这四个字正象一个魔咒，李琛身子本已腾空而起，听到了这四个字后硬是飞出一绳拉住树干，借力飘落地上。

轻轻的落地，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点尘埃。

只这一份轻功和绳艺的绝妙配合，江湖上能做出来的决不超过二十人，能做到如此悠闲从容的，更不会超过五

个。

李琛答道：「李某必会前来，请转告你家小姐。」

亭台楼阁是兵部尚书府的一处地方，李琛在旁边看了一个月，自然知道亭台楼阁在哪里。

李琛的心不断的跳着，脑子里一片紧张。

她要找我干什么？我应该对她说什么？算了，不想了。再想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

小楼依依。

灯星星。

人惜惜。

李琛来到了亭台楼阁，却看见亭中有一排蒙着面的女人。

肥婆走过来，说：「小姐要考一考先生，她在这１２个人之中，先生不能碰任何一个女孩，也不能和她们说话。

如果先生认出小姐来，小姐自会和先生在香闺一聚，否则就请先生今后再勿打扰我家小姐。」

偏偏这１２个人都穿着宽敞的衣裳，从身材上看不出来谁才是水晶。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缘分，无缘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缘千里来相会。

如果李琛找不出水晶，证明他们无缘，他也没有必要再来了。

李琛笑了，优雅的笑，飘逸的笑，自信的笑。

然后他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惊讶的事情：把一把刀刺入了自己的左手！

在场的众女都尖叫起来。

一声就够了。

李琛自信的走近了一个女孩身边，作礼道：「有请水晶小姐。」

水晶卸去了面纱，露出俏丽的面庞。「请公子移步小女子芳闺。」

梦离现实有多远？有时远在天边，有时却近在眼前。

水晶是李琛的一个梦。一个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不能实现的梦。

当梦在为他包紮受伤的伤口时，李琛醉了。

「公子请喝小女子所泡的茶。」水晶的盈盈细手递过一碗茶来。

李琛连忙用手去接，却不小心握到了水晶的柔夷。

「啊！」水晶一惊。

李琛这才反应过来。顺手一抄，碗已到了他手中。他平时并不是这样的，但今天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他却有

点不知所措。

茶一饮而尽，人一脸笑意。

一饮而尽的是李琛。

一脸笑意的是水晶。她的笑有些奇怪。

「这茶…。」李琛话还没说完，身子却软了下去。

「淫贼，你偷看我一个月了，你以为我没有发觉吗？」水晶的态度忽然１８０度大转变。

李琛连忙申辩：「我对小姐的却有爱慕之意，但没有非分之心啊。」

「还狡辩，我调查过了，这个月内你和另一个淫贼每天晚上都去偷窥别人，要不是本小姐我小心防范，早叫你

玷污了。现在我要先下手为强，阉了你这个淫贼！」

水晶拿出袖中藏着的匕首，就往李琛的要害砍去。

水晶忽然发觉匕首不见了。不，是到了李琛的手中。

她更惊讶的发现自己动不了了，自己的双手双脚竟在一瞬间被绳子捆住，更可气的是，那不老实的绳子还在自

己的胸部大做文章，硬是把自己的胸部捆的鼓出来了许多。

绳子的一端握在李琛的手上，另一只手上则拿着那把匕首。

她好后悔为什么想除淫贼，结果自己要被淫贼玷污了。

李琛的手一动，那绳子就捆的更紧了，水晶从没有看到自己的胸部变得这么大过，她的身体甚至有了些反应。

她想叫，却叫不出来。

堵住她嘴的不是别的，正是李琛的嘴。

吻。

深情的一吻。

吻中透过来的是无限的爱意。

水晶看到了李琛的眼睛，没有一丝的淫秽之意，有的只是深深的爱意。

水晶并不抗拒这吻，虽然这是她的初吻。

这也是李琛的初吻，也只有水晶这样的女孩，才配的上他的初吻。

吻散。

绳收。

「如果我要玷污你，恐怕你再小心也没用。」李琛说完，转身开门想走。又加了一句：「除非是那女孩心甘情

愿，否则我不会败坏她名节的。」

水晶忙说「公子请留步，小女子误会公子了。公子是调教师吗？」

李琛一愣，不知道这水晶问这个干什么。含糊的答道：「就算是吧。」

「那请公子争取当水晶的调教师。」

「什么？」李琛以为自己听错了。

「现在的世道，男人都爱淫虐之事。大家闺秀在出嫁之前，都要接受调教，否则婚后不能满足夫君，必遭冷落。

父亲本想让扶桑来的调教师来调教我，只是我听说扶桑人都极变态，我看公子为人正气，今晚水晶本以为贞节不保，

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若公子能技压扶桑人，水晶娇弱之躯恭候公子的调教。」

李琛当然答应下来了，他绝不希望自己喜欢的女孩给东洋人调教，这还了得。

再说，调教也是一件很爽的事。

唯一的问题是，面对水晶，他是否能够把持的住？

不过，还是要先把扶桑人击败才行。

（４）初试锋芒

三天后，兵部尚书府内。

李琛和几个扶桑人相对而坐，在一旁观看的，则有兵部尚书和他女儿水晶。

这几个扶桑人来头不小，为首的是扶桑调教国师的首席大弟子雪村笑武。另外两个则是他的帮手阿大阿二。

「像你这种无名小辈，用不着我出手。阿大，让他见识一下我们东洋的绳艺。」

李琛冷笑。

阿大则招手示意后面的「绳宠」过来。

「绳宠」是扶桑的一种特殊职业，都是由豆蔻年华的少女组成。专门负责被调教师研究各种捆法。这次到中国

来，雪村就把自己的几个绳宠都带来了。

那个被叫到的绳宠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一副乖巧柔顺的样子。

她来到了阿大的身前，把外袍脱掉，就露出雪白的肌肤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身上有无数红色的绳

痕。绳宠要随时随地接受捆绑，所以除了一件外袍外她们什么都不穿。一般出行时都会把她们捆绑一番再套上外套，

今天要现场演示，所以才破例没有被预先绑好。

阿大首先演示的是「桃缚」，这是一种全身紧缚的方法，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高级的技巧。产生完全的拘束感。

他先后手缚捆住绳宠的上身，然后帮助绳宠盘起双腿成坐姿。由於绳宠是奴隶中柔韧性最好的才有资格被选上，所

以阿大採用的是双盘的捆法。在两脚腕交叉处捆住，然后引出绳索把左腿的大腿和小腿捆在一起，余绳在腿弯处收

紧。右腿也做同样的捆绑。然后从背后捆绑双手处引出两股绳索，越过两边肩膀后在身前打结并为一股，然后在脚

腕处的大结上系紧。阿大完成了他的傑作。

李琛会用什么绑法应对？

答案是：李琛没有用任何绑法应对。

他只给被绑住的绳宠松了绑，不是用手，而是用绳！

绳子就好像李琛的手的延伸，李琛以气运绳，竟然以绳拆绳、以绳解绳。

太快了。众人就看见李琛手中的绳子在绳宠的身上扫了一下，那複杂的捆法竟然暂态被瓦解了。绳子被阿大拾

起，并没有从中断裂。这说明李琛的却是把绳解开而不是弄断的。

只有雪村笑武看清了李琛的身手，他用绳子在接触绳宠的时候动了７次，每一次都恰好把必须先解的部分解开。

但忽然他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李琛不但解开了阿大的桃缚，还把绳子留在了绳宠身上。仔细看去，她的身上竟

然还留有一个丁字绳！

「东绳是你什么人？」雪村笑武惊呼。

「我不认识他。」李琛答。

雪村笑武板着脸，对方的身手太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了。不过他不能不上场就认输，更何况他还有一个绝学一直

没使过。

雪村笑武说：「看来还是要我来和你较量一番了，这次就请你来捆人吧。」

「好，我就用龟甲缚来对你」李琛随手指了个在旁服侍的丫环，「你过来帮一下忙。」

那丫环非常的不愿意，但看到兵部尚书示意，只能硬着头皮上来。

「先不用你脱衣服。」李琛话音刚落，一根绳子就脱袖而出，从丫环的袖子中钻了进去。

仿佛拿在李琛手里的不是一条绳，而是一条蛇。

蛇在穿梭，蛇在飞舞。

然后，蛇就消失了。

「现在你可以脱衣服了。」

虽然在众人之前赤裸很羞耻，但她只是个丫环，她没有选择。

当丫环脱去外衣，只剩内衣时，众人已可以看出绳子是绑在肚兜里面的！

当肚兜和内裤也被脱下时，众人都呆了。

众所周知，龟甲缚是非常美丽的全身捆绑的方法。简单易学，没有痛苦，中度拘束感。

绳索从中间对折，套在颈部，两边从前胸垂下。依次在相应锁骨，乳沟中间，剑突和耻骨处打上绳结。然后从

胯下勒过，从背后沿脊柱向上，直到脖颈后的绳圈，其间也隔一定距离就打结。穿过脖颈后的绳圈之后，把两股绳

子分开左右，从腋下绕回身前，分别横向依次穿过身前身后的绳圈，由上到下，一边整理各道绳圈的位置，一边收

紧绳圈。最后整理下身的股绳，使之陷入阴户中间或分开在阴户两边。

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样的捆法。这对一个调教师来说没什么希奇，但难就难在丫环穿着衣服的前提下

在衣服里进行捆绑。

雪村笑武汗颜，这份功力他是达不到的，但他出手了，不，应该是出绳！

大擒拿绳！

在中国，只有东绳在二十年的比试中使出过这招。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这招。

而今，雪村笑武居然使出了大擒拿绳！

李琛的手也只好被大擒拿绳擒住，与此同时，雪村笑武又飞出了一绳，这才是他的目的：以绳解绳，以牙还牙！

丫鬟上的绳子从身上脱落回来，掉落在地。

兵部尚书鼓掌道：「两位调教师真是技艺高超，佩服佩服。这一仗算是打平。」

「不，李琛赢了！」说话的人从门外走进来，竟然是小淫虫！

「五王子！」兵部尚书急呼。

小淫虫笑了笑，说道：「水大人，好久不见了。」

五王子！小淫虫竟然是五王子！

后来李琛才瞭解到，皇上共生五子。小淫虫是第五个，但他和大王子是同母所生，按规定一个母亲只有一个王

子可以参加王位的争夺。所以小淫虫虽是王子，却没有争夺王位的资格，只能寄情于淫乐之中。

五王子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的。」

雪村笑武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看到他的大擒拿绳正一片一片列成碎片，而他的手正被一根细小的绳子所羁绊。

李琛笑着说：「这大擒拿绳我早就会了，这小擒拿绳是我自创的武功，专破大擒拿绳。」

这小擒拿绳其实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长绳子，把大擒拿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最后绕到对方的手上，把对方的手

捆住，然后把功力传到小擒拿绳上，大擒拿绳就被一段一段的挣断。原理简单，却很难达到这份精度和功力。更难

得的是这是李琛看到大擒拿绳时自创的，这种天分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五王子又道：「水大人，何不把那绳拣起来看一下？」

兵部尚书当然不敢违五王子之意，拣起来后才发现，这绳子竟然是两段的。

原来在雪村出手解绳的一瞬间，李琛一边使出小擒拿绳破大擒拿绳，一边又飞出一绳来把丫鬟身上的绳子拉住，

雪春一用力绳就断了。李琛那一飞绳太快，连雪村都没看清。

雪村走的时候，只问了一句：「你是谁？」

「小李飞绳。」

小李飞绳？自此以后，京城中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年轻的调教师小李飞绳。

「小李飞绳？好，今后小李飞绳就是我五王子的调教师！」五王子大声的宣佈。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五王子的调教师。既然这样，我们的水晶就不敢有劳大驾了。」水大人道。

李琛急了。这个小淫虫，不，五王子也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就说自己是他的调教师。破坏了他和水晶这么好的

机会。

「水大人，我家小李飞绳可是不配调教水晶阿？」

「不是，不是……」

「那就行了，我家小李飞绳对一般的女子还不高兴出手，你家水晶正适合让他练练身手，你说是不是啊？」

「是，是」水大人连忙改口。

小淫虫和李琛在一起一个月了，哪会不知道李琛对水晶的爱恋，乘机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他今后甘心的当

自己的调教师。

最后，只剩下水晶一个人脸红透半边天，有点害怕却又十分期待晚上的调教。

（５）醉人夜

水晶全身只穿了一件薄纱，静静的等着李琛的到来。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造就了特定的需要。水晶所穿的薄纱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家闺秀在出嫁前接受调教时所穿

的服装。此服装有两个好处。

一：保证自己在出嫁前没有和别的男子赤身相对。但这只是形式上过得去的做法，其实这衣服时完全透视的，

穿和不穿没什么两样。

二：由於在密穴处有薄纱相隔，调教师可以抚摸玩弄，肉棒却插不进去。如果调教师真的如此作了，就会把薄

纱弄破，被他人知道。根据当时的规定，这种行为属於强奸，会被处以宫行。所以几乎没有哪个调教师会逞一时之

快，而放弃终身幸福的。（题外话：现在这样做的话，那社会上还会有人敢强奸吗？不过不能这样做，否则美国佬

要说我们没有人权。）

李琛来了。他从未这样紧张过。甚至在进门的后一段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

水晶还是水晶，晶莹剔透的胴体，美丽纯真的脸庞，优雅大方的气质，今夜的水晶，更添了一份少女初经男女

之事的羞涩。

李琛却已不再是李琛，他好像忘了自己今天来的任务，他甚至忘了自己存在於哪里，只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朝

思暮想的水晶。

水晶害羞的在床上坐了一会，感觉李琛为什么没有反应。斜目望去，正在那边发呆那！

「呆子！」李琛的头被水晶拍了一下，看到她正坦荡荡的站在自己面前，一只手拍了他的脑袋，另一只手也没

有挡住应该挡住的地方。

丰胸。

细腰。

美臀。

修腿。

白玉尚且有瑕，缘何美人身上却无疵？

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

「你真的这么喜欢我吗？」水晶忽然这样大胆的问。

「我，我，我……」李琛的嘴今晚也不太听使唤。

不过，也不太需要李琛的嘴辛苦的讲话了，因为水晶的朱唇已贴了上来。

吻。

淡淡的一吻。

「你可以开始调教了吧？」水晶笑着说。

李琛没有开口回答，他的回答是：绳。

水晶一直很奇怪李琛的衣服到底有多大？他的衣服里到底藏有几根绳子？

不过很快她的身体就让她不会专注於这些问题了。

她不知道李琛用的到底是什么捆法，她只感到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奇怪的变化。

她的身体被绳子牢牢地限制住了行动。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水晶当时的感觉，如果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采花贼，她甚至连反抗都不能。

幸好，面前的是李琛。就算在李琛面前赤裸，就算自己的身体被他抚摸，她都不会有抗拒感，因为自己也是蛮

喜欢他的。不过，自己和他之间应该不会有结果的。命中注定，与她门当户对的是王候将相。

所以，今夜她要更好的对待李琛。

李琛使用的是「擒虎缚」，正是当年他七逮七纵老虎时使用的捆法，现在却被他改良为可以用来捆绑女性的绑

法。擒虎缚既然要擒虎，自然要把虎的四肢绑牢。

水晶在李琛的示意下，先跪了下来，然后把双掌平贴在地面，上身挺直，头擡高，屁股擡高，不像是老虎，却

像是只柔顺的小猫。如此的屈辱姿势自然让水晶害羞不已，但密穴竟然也因此湿透了不少。

水晶的双手、双脚、左手左脚、右手右脚之间分别被绳子连着，李琛特意留了些余地，可以让水晶稍动一下。

上身则被捆的密密麻麻的，两个乳房被左一圈右一圈的绕着。

水晶想起以前诱骗李琛反被他捆绑住的往事，那时自己的两个乳房也是在他的捆绑之下膨胀变硬的，所不同的

是，当时还有衣服相隔，如今只有一层形同虚设的薄纱！

李琛又不放过她的密穴，用打了结的绳子做成了丁字裤。

当所有的捆绑完成后，从水晶的背部引出了一条总绳，李琛一提，水晶就腾空而起，由於双手双脚被固定住，

水晶腾空后仍维持这样的姿势。

说是迟，那时快。李琛飞出三根细小如丝的细绳，分别铨住水晶的两个鲜红小乳和密穴上的阴核。

「啊！」像水晶这样的处女怎受到过如此的刺激，只能高声呻吟。

李琛三指毫无节奏的乱动，铨在水晶敏感处的三根细绳也随着在水晶身上飞舞。

「啊！李公子，饶了我吧，啊，我受不了了！」

「我可以饶了你，但你今后总不见的叫你老公也这样把？」

「我知道，但实在太刺激了，你让我休息一下吧。」

水晶被放落地面，才不一会的功夫，她的身上已经是香汗淋漓了，那密穴更是水满金山了。

水晶稍息后，李琛发佈指令「向前爬！」

可怜水晶双手双脚被如此束缚，每前进一步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水晶只要稍一停下来，李琛的那三个细绳就

猛力的开拉，乳头和阴核受到强烈刺激，逼的水晶只能不停的往前。

水晶爬了半个小时，眼看就要爬满一圈，却实在爬不动了。乳头和阴核上顿时被用力一拉，水晶感到整个人都

像抽筋一样，密穴里竟喷出了白色的粘稠液体。

这是她的第几次高潮，她都记不清了。只觉得整个人软棉无力，欲仙欲死。

李琛解开了绳子。他也早已欲火焚身，硬是靠着对水晶的喜爱压下自己的欲望。再调教下去，他怕自己受不了。

水晶也看出了这点。她曾听接受过调教的朋友说过，一般都是用口来满足调教师的。好像扶桑人比较变态，连

后面的菊花洞都要被他们用来发泄。所以，她乖巧的说道：「我用口来帮你解决吧？」

李琛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褪下裤子，把肉棒放在水晶的面前。

水晶用手握住李琛的大肉棒，将那个巨大的龟头整个含入嘴中。霎时，一阵温暖舒服的感觉流过李琛的全身。

水晶在李琛的指导下，慢慢吐出龟头，像吃雪糕一样，用舌尖和嘴唇不间断地轻刷肉棒下的每一寸皮肤，她的头上

下起伏着，开始进进出出地口交，口唇一遍遍地滑过肉棒尖端，甚至用门齿掠过粉红尖端底部的伞状部位，舌头那

又热暖又柔滑的触感，兴奋得令李琛的肉棒胀至极点。

终於，积聚已久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李琛满足的吻了吻水晶，说：「精液虽不好吃，但你最好学着吞下去，真的不喜欢吐出来也可以。」

调教结束了，但李琛的快乐没有完结。

如果每一天都能这样和水晶在一起，有多好！

但，美好的事物都不能永恒，李琛的快乐又能持续多久？

（６）朱红血

李琛从水晶家出来，已是深夜。

他从未感到生命是这样的充实。不过，他却感到了空气中一股异样的气氛。

和快乐格格不入的气氛：忧愁。

李琛踏入不远处的酒店，那里弥漫着忧愁的味道。

一个黑衣人正在那边不停的喝着酒，一边嚷着：「痛快痛快！酒是知己愁是友！老闆，再来三杯！」

「我看兄台一人在此喝闷酒，不如我给兄台作个伴吧。」李琛笑嘻嘻的坐下来，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黑衣人

充满好奇。

冷。

比夜更冷的冷从黑衣人身上传来。

「你最好还是走吧。」

「为什么？」

「因为我干的是天下最古老的行当。」

天下最古老的行当只有两个：杀手和妓女。黑衣人当然不是妓女，所以他一定是个杀手。

李琛不禁对黑衣人更加好奇了，因为他还没碰到过一个杀手。

杀手杀人而赚钱，杀手当然可能反被人杀。所以大凡当杀手的，在杀人之前，必定会尽情的花钱。

毕竟，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是一个问题。

黑衣人过几天要杀一个人，一个很难杀的人。

所以他纵酒，在和李琛告别之后，他又要去寻欢。

天香阁内，他把大把的钱砸在老闆娘的身上，还狠狠的扭了一下她的双乳。

老闆娘当然是笑脸相迎，立即招来了天香阁的两名当家小生：如月、如花。

这两个少女本是双胞胎，上月才被家里卖到青楼的。

杀手当然不会怜香惜玉，他一上来就把如花和如月的衣服撕裂。

「要求我！」杀手邪邪的命令道，双胞胎一致的叫着。

「求大哥把肉棒给我们吧。」

「不对！」

杀手用力的在双胞胎的屁股上一拍。

「啊！」只听的两女惨叫。

「要说，求主人将尊贵的肉棒插进淫荡的奴隶的淫贱肉穴里。」

杀手很喜欢淫虐的手段，不是因为他是杀手的缘故，而是他曾被一个女孩伤过心。自那以后，他就不是温柔而

是粗暴的对待女人了。

杀手熟练的分开双胞胎的蜜穴，挑出阴核挑弄着。

「好、好丢脸……喔……」在杀手的手法下，双胞胎不断的扭动身体，嘴里不断的呻吟，一点仅存的羞耻心却

让她们不愿照他说的做，但在挑逗没多久后，双胞胎便再也支撑不住了。

「求、求主人将、啊、将尊贵的肉、肉棒插进淫、淫荡奴隶的淫贱肉穴里。」

话音刚落，杀手提枪上马，毫不怜惜的一棒刺入如月的密穴直入到底。

「啊……请轻点！」如月请求道。

杀手毫不理会的用力抽动数十下后，立即抽出肉棒转插进如花的蜜穴中，惨叫声依然，只不过换成了如花。

杀手就一直维持这样的节奏，每人抽动数十下后，便转换阵地。在双胞胎不同的蜜穴刺激下，他无比享受的尽

兴抽动着肉棒，终於他射了出来。把所有的忧愁和压抑射了出来。然后，他倒下了。

良久，当他醒了时，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身无寸缕，头颈上还带了一个狗圈。

如花和如月看到他醒过来，不免大是兴奋，两个人竟轮流踩他的肉棒。

他是个杀手。他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他要杀了她们！

可是他的功力竟然发不出来，他竟然连手都举不起来。

他只能被她们蹂躏。

「没有用的，你中了我们的十香软禁散，没有力气反抗的。你刚才这样对我们。现在我们加倍奉还！」

说完，如花脱下裤子，竟要在他头上撒尿！

「啪！」清脆的一声鞭，打在如花的密穴上，痛的如花大叫。

如花如月看到来的人，连忙转身跪下，道：「如花如月恭迎女王大驾。」

「如花如月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没有我的命令私下玩弄我的宠物，你们说如何解决？」

如花如月一连的紧张神色，两个人都知道女王发怒会有什么后果，连忙开始拔自己的阴毛，只恨两手生的太小，

拔起来太慢！

几分钟后，两人颤颤栗栗的把阴毛放在自己身前，道：「请女王陛下责罚淫贱的奴隶。」

女王终於发话了，「你们把自己的阴毛送到封毛居，各受１００鞭，从今以后匾为猪奴隶。」

两人听到女王的发话，长舒了一口气，女王如果不发话的话，那代表她认为已不必要发话。对於将死的人，发

话不是浪费时间？

她们就亲眼看到，要好的姐妹被拖出去活活鞭打死。今天虽然被匾为猪奴隶，但总算保住了命。

这女王不是别人，正是『西鞭』息无泪。传闻她早年感情受伤，性情大变，更是对男子深恶痛绝。她创立的神

鞭帮，以自己为女王，底下分为羊，牛，狗，猪四等奴隶。神鞭帮等级分明，除女王高高在上外，高等级的奴隶可

以任意淩辱低等级的奴隶。不过新来的奴隶的初调教一定要女王来完成，如月如花正是犯的这个错误。

帮中的男人都毫无例外的成为猪奴隶，女人一般等级都比猪奴隶高。但犯了重大错误以后，要自拔阴毛，表明

从今后自己就是最低等的猪奴隶。而且一般男性的猪奴隶由於身体上的强壮，对同等级的女猪奴隶伺机淩辱。女猪

奴隶则根本找不到依靠，所以她们是最弱势的群体。

「息无泪？」杀手冷冷的问。

「是的，你是朱红血吧？」

杀手朱红血默然不语。他知道碰上了这个女魔头，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乖乖，我一定会好好调教你的，先改个名字吧，叫小强如何？」

朱红血从来不杀女人，但今夜他却特别的想杀女人。

「先见见你的夥伴吧」息无泪鞭子一卷，朱红血就淩空飞了起来，快要落下之时，又一鞭来到，朱红血就这样

被鞭子驾奴前进。

天香阁的地下室竟然是息无泪的男猪奴隶圈养场！

神鞭帮只有三种奴隶：女奴隶从事青楼职业，帮中的开支皆从此出。

有用的男奴隶大多是甘心拜在息无泪石榴裙下的武林高手，专为她在武林中做事。

没用的男奴隶就被圈养在此，供息无泪和其他高等级的奴隶玩弄。

息无泪一进去，就有无数在铁笼中的男奴隶靠拢过来，对女王无比崇拜和向往。

「你只要好好听命於我，就可以拥有半自由身，每个月我会特地给你被虐待的机会。」息无泪这样说好像已经

是很大的优惠了一样。

朱红血冷笑。

「没有经过调教到底不懂市面，让我好好教导你吧！」息无泪挥出一鞭，直向朱红血的大肉棒。

没有一个男人被息无泪调教后不乖乖臣服的，朱红血会如何？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一根绳已经卷住了息无泪的鞭。

小李飞绳！

李琛本来和朱红血分手后，大可回五王子府的（他已是五王子的调教师）。

但他有一种感觉，朱红血今晚会有一劫。他和朱红血虽只有一面之交，但他却已经把朱红血当作了一个朋友。

朋友有难，焉能不帮？

所以李琛看到朱红血久久不出青楼，就感觉蹊跷，进来查看，最后探到了这里。

息无泪看到出绳的手法，心中一颤，道：「你是不是姓李？」

李琛笑道：「在下李琛，外号小李飞绳，这位是我的朋友，请……」

话还未说完，息无泪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另一只手也飞出一鞭，直取李琛命门！

「神鞭帮中，决无人姓李，若有姓李的人进入帮中重地，阁杀无论！」

李琛无奈，左手使出大擒拿绳，硬接了这一鞭。

鞭绳接触，李琛顿感一股大力涌来，好深厚的内力！

李琛左手画圆，绳随手舞，正是李琛结合太极精要，创出以柔克刚的太极绳。

压力被太极绳层层化解，到了李琛这早已偃旗息鼓。

但这不是真正的杀招，李琛发觉右手的绳子已被息无泪的鞭震碎，一鞭有如出海之猛龙，向李琛飞来。

退！

急退！

鞭子的速度比李琛更快，眼看就要中的，李琛的两个手指却奇迹般的夹住了鞭子。

灵犀指！

昔日陆小凤大侠赖以成名的绝技竟被李琛使了出来！

可惜，李琛面对的是息无泪，那鞭子的头竟然开裂，从中激射出一条小鞭子，直向李琛的心门。

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但就在鞭子刺入李琛身体的一刹那，那鞭子却偏了一偏。

因为朱红血出剑了！剑中息无泪的右臂，连带的把鞭子的方向带偏了一点。

就因为这一偏，李琛的命保住了，鞭子刺如了他心脏左边的一块肉。

父亲在自己出行时曾告诫一定不要与息无泪碰见，而且给了自己十香软禁散的解药。在出手救朱红血的一刹那，

他就把解药丢了过去。朱红血服瞭解药，便伺机杀息无泪。没想到只伤了她的右手。

「好，算你们两个厉害，今天就饶过你们。」息无泪虽不愿，但她没有必定的把握对付两人的联手。没有把握

的事，她一般是不做的。

朱红血扶着李琛回家，在五王子府中自有人接应。

朱红血要走时说道：「我欠你一份情！」

「你救过我一命，我们算打平了。」

「不行，你出现危险都是因为我。还是我欠你。」

「没有什么欠不欠的，我们不是朋友吗？」李琛道。

朋友？朱红血全身一震。好陌生的名词。一个杀手也会有朋友吗？

朱红血擡头看看黑色的天空，解嘲的说：「杀手就是杀手，就像黑色的天空旁还是黑色的天空。你，还是不要

和我有太多的关联。」

说完，朱红血就消失不见了。

（７）惊天变

李琛在五王子府休养了一个星期伤就痊愈了。本来他的伤没这么快好的，但水晶每天来看他，就使他的伤好的

出奇的快。

爱情的力量说不清道不明，但经常会神奇无比。

五王子一天忽然过来找他，说自己的大哥（大王子）要兄弟聚会，叫李琛也一起去。

交友楼一直是京城文人雅士或武林侠客交友的地方，今天却不对外营业，因为两个王子要来聚会。

李琛和五王子分乘两顶白色大轿，自是受到了隆重的待遇。

交友楼至，李琛下轿。

对面传来了一阵叮叮噹当的铃响之声。

李琛举目望去，看到了一驾「马车」。

这驾马车自是富丽堂皇，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马车的１２匹「马」。

这马不是马，而是人，１２个妙龄少女组成的人形马。

只见每个人都是全身赤裸，背带马鞍，像马一样拖着车前进。

再仔细的看，就会发现每个少女的脖子上都有项圈，而项圈上铨的铁链则都汇总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手

上。

放眼天下，也只有『南环』上官金环拥有如此淫糜刺激的人形马车。

传闻上官金环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被他调教出来的少女，无一不是乳房特别的丰满。原本盈盈可握的鲜嫩小乳，

在他的调教下，都会变大很多。而他的「淫乳环」更是让原本敏感的乳房受不得一点刺激，否则乳房就会迅速变大

变硬。

如今一见，果是名不虚传！

１２个少女，每个女的双乳都是硕大无比。

大的让人瞋目结舌。

大的让人垂涎欲滴。

大却不松垮，大的有弹性。

每个乳房上当然会有「淫乳环」，而「淫乳环」还系着铃铛。

不止如此，每个少女的阴核上也有阴核环，也系着铃铛。

１２个娇嫩清纯的少女。

３６个淫秽逼人的铃铛。

少女爬。

马车行。

铃铛响。

人欲狂。

马车近，上官金环指着李琛道：「你就是最近风头正健的小李飞绳？」

「在南环面前，小生又如何敢怡笑大方？」

「能在江湖上迅速成名，必有一番本领，李兄弟何不显示一下哪？」

李琛知道上官金环是要考自己的本领，也不好推三就四，只好道：「献丑了。」

绳出。

铃响。

李琛用的只一根绳。一根就够了。一根绳先后穿过了３６个环。

李琛手指微微一动，就听到少女发情的蹄叫和铃铛的共鸣。

力透过绳子一波一波的传过去，传到一个女孩的左乳环上，她受不了乳头的刺激，正大叫一声「啊！！！！！」

话音未落，左乳环上的力没了，右乳房上的乳环又被拉动了，然后又传到了阴核上的金环，所以这声「啊」一

直到力传到下一个女孩身上才结束。

可是她还未喘几口气，又一阵力传来。又禁不出大声尖叫，全身颤动，密穴淫水直流！

李琛像是在弹琴，又像是在奏曲。

弹的是欲仙欲死环环相扣琴。

奏的是少女春啼铃铛伴奏曲。

环动。

绳断。

曲终人散。

上官金环笑了笑，道：「李公子果然技艺高超，佩服之至。不过若不手下留情，我恐怕她们没力气载我回去了。」

李琛惊讶。上官金环竟然只摇了摇手中的金环，就让所有少女身上的金环产生共鸣，硬是把自己的绳子震断！

南环到底是南环，２０年来的名头不是说出来的。

不过看看那１２个少女，无一不是两腿间流满淫水，地上也已湿成一片。

少女们软棉无力的躺在地上，当街被调教玩弄让她们感到极度的羞耻，也让她们感到了极度的快感。

大王子也从马车上下来，对李琛很满意的样子，道：「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五第，你有福了。」

五王子笑笑道：「小弟如何比的上大哥？」

众人笑。

进楼去。

把酒欢。

当大家从交友楼中出来的时候，已是夜黑人静之时。

忽然之间，从周围的墙上，树上窜出了数十个黑衣人，向大王子这边杀来。

大王子和五王子的卫队猝不及防，一上来就被杀了十几个人。但毕竟使杀手们的进势缓了下来。

李琛看到一个黑衣人明显武功比别人高出一筹，正往这边沖来。

「五王子，你们先走吧，这边由我来掩护。」

「小李你要保重啊！」五王子说完，便和大王子、上官金环一起撤退了。

李琛截住了来袭的黑衣人。

黑衣人手中有剑。

剑冷。

一剑往李琛这刺来。

李琛没有出手，只笑。

剑止于李琛身前。

剑依然冷。

「你为什么不出手？」黑衣杀手问。

「因为你是朱红血。」李琛突然说道。

「你看出来了？那请你让开，我不想伤害你。」朱红血说。

「我不会让的。」

「你救过我一次，我一定不会杀你。不过你再不让开，我只好先伤你了。」

「五王子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让他受伤害的」李琛坚定的说道。

「那得罪了。」

剑突然光芒大涨。

剑如闪电。

剑在闪电。

李琛退。剑追。

李琛急退。剑飞追。

李琛退无可退。后面是一棵大树。

李琛退到了树边，就在朱红血剑快刺到的一霎那，他整个人却飞了上去。更确切的说，是一绳拉住树枝飞了上

去。

朱红血刺空。剑却已停不下来，刺入了树中。

「你为什么始终不对我动手？」朱红血问。

「因为你也是我的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深深的震撼的朱红血。

「我是一个杀手，杀手是没有朋友的，我只能活在黑暗中。」朱红血十分痛苦的说出这些话来。他的心更是在

不断的挣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朱红血细细的品位这段话，终於他明白他应该怎么做了。

「我会寻找光明的，我的朋友。」朱红血笑。

李琛也笑了。

相视而笑。

忽然，朱红血大叫道：「我要快点赶到他们！」

「你还不肯罢休？」

「不是，我不是真正的杀手，真正的杀手是南环上官金环！」

「什么？」李琛惊呼。

（8 ）四大高手会京师

五王子看到自己大哥的头颅被砍了下来，惊讶莫名：「上官金环，你竟敢以下犯上，作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还不束手就擒？」

上官金环阴邪的笑着：「五王子，你真会说笑，我要杀的不但是你哥，还有你！」

一个细小的金环直射而出，飞向五王子命门。

一绳飞出。穿过金环，金环在绳上打了个转，就停了下来。

「李琛，我就知道你小子最讲义气！快来救我！」五王子看到救星来了，顿时大叫道。

上官金环却道：「我试过那小子功力，绝对化不开我刚才一击。大师兄，别躲了，我知道你来了。」

一个中年男子从墙后悠闲的走了出来，「三师弟，好久不见了。」

他便是在江湖上多年未露面的东绳。他和南环之间竟然是师兄弟的关系，谁又曾想得到？

鞭出。

绳接。

鞭和绳交缠在一起。

东绳歎了一口气，到：「师妹，你也来了。」

息无泪对着东绳，心情极为複杂，道：「你一个打不过我们两个的，你还是让开吧。」

「谁说我们只有一人？」说话声中，一中年美妇缓缓走来。

「你把她都带来了，」息无泪眼含泪珠，激愤的飞出一鞭，向中年美妇飞去。

但这一鞭，却被东绳接了下来。

「无论如何，她都算是你嫂子，你何必这样耿耿於怀哪？」

「本来站在你身边的应该是我，要不是她夺了你的心，我也不用痛苦２０年了。」

原来，让息无泪感情受挫折的，正是她的大师兄东绳。东绳一直把她当妹妹看，而她却误以为东绳对她有意。

结果当２０年前调教大比试结束，东绳和当时慈航静斋的张灵素女侠一见锺情，双双隐居。

息无泪则性情大变，从此喜欢变态的玩弄男人和女人。

东绳和西鞭对峙，而上官金环则和东绳夫人张灵素相对。

上官金环不敢动，论武功，张灵素要比他高。在江湖上，慈航静斋也只排在少林武当之下，名列第三。张灵素

更是２０年前慈航静斋年轻一代弟子中武功最好的。

所以他只能等。等什么？

等『北蜡』夏无情的出击。

万点蜡烛齐向五王子射去。

东绳想救，却被息无泪缠住。

张灵素想救，上官金环却来挡。

五王子感到了绝望。

忽然，无数蚕丝飞来，挡在了五王子前。

李琛一看五王子遇险，使出了家传功夫千蚕绕丝。

蜡烛雨遇到蚕丝雨，去势缓了一缓，仍向五王子飞去。

但这一缓已经足够了，李琛早已用绳把五王子卷到了身边。

夏无情又起能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正欲再实袭击，一剑却刺了过来。

这一剑他不能不躲，当他躲开，看到使出那一剑的人，不禁怒火攻心：「朱红血，你竟然临阵叛变。」

朱红血自信的笑着，「从今后，再没有杀手朱红血。」

夏无情看着双方实力对比，知道今天是杀不了五王子了，只好撤退。

上官金环和息无泪也只好撤退了。

昔日名震天下的四大调教高手，本是同门，２０年来头一次相聚京城却是争锋相对。

李琛走到东绳夫妇旁，说道：「爸、妈，孩儿好久没见你们俩了。」

原来，东绳和张灵素是李琛的父母，怪不得他的绳功如此了得。

五王子府，众人聚在一起，听东绳讲述事情的原委。

原来，东绳西鞭南环北蜡是扶桑调教国师的四个弟子。扶桑人地处小岛，羡慕中原地大物博，便有了染指之心。

无奈当时中原国力强盛，扶桑人就想到用淫虐之事败坏国风，削弱中原实力。东绳本来是四个人武功和调教水平最

高的，息无泪也对东绳青睐有加。但东绳一次无意中听到自己竟是中原人士，便决心暗地阻止这阴谋。

后来，他在调教比试中结识了中原的调教新秀孙天机，没想到他却一举击败自己和其他的师兄妹夺魁。东绳把

扶桑人的阴谋告诉了中神棍孙天机，他也知道皇上爱好淫乐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就叫孙天机注意保护忠良。

所以这些年来，虽然皇上昏庸，但忠良之士，保家卫国之将，却没遭到迫害。

如今，扶桑听到中原即将改朝换代，更要过来谋取掌控大权。

「他们如何掌控大权？最多当个调教国师罢了。」李琛问。

「我听说这次连我的师父东条尚武都要来，他要帮四王子夺得天下第一调教大会，助他坐上王位。」

五王子道：「老四他一直都很沈默，原来有这么厉害的后手。不过为什么他要帮老四？」

「因为他是四王子的父亲！」

「什么？」

原来当初四王子的母亲是东条尚武精心调教好送给皇上的，皇上对扶桑女子的受虐能力大为讚赏，却不知她已

怀了东条尚武的骨肉。

「所以，只要被四王子当上皇上，那扶桑就能控制中原了！」李琛明白了。

「二王子和三王子都没有胜算，他们的调教师早就准备好临阵反向了。」东绳说。

「那国事不是岌岌可危？那江山不是要落入贼人之手？」朱红血道。

「未必，还有我！」

「诸位只要助我登上王座，我一定会整顿国风，任用贤能，振兴中华。我也一定不会亏待诸位！」

自信的声音。

自信的神情。

五王子就像脱胎换骨一样，没有人会把现在的他和以前那个小淫虫联系在一起。

以前，他在如何奋斗都当不上皇上，所以他不奋斗。

他韬光养晦，等的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如今，机会来了，他如何肯错过。

【完】